

徐 亮 王冠雷

于嘉龙 郑 楠 —— 译

THE LITERARY IN THEORY

理论中的 文学

[美] 乔纳森 · 卡勒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 斯 坦 福 大 学 出 版 社 引 进 并 翻 译

乔纳森 · 卡勒 | *The Literary in Theory*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
当代英语世界极具影响力的著名文学理论家

全新
中文
版

徐 亮 王冠雷

于嘉龙 郑 楠 —— 译

THE LITERARY IN THEORY

理论中的
文学

[美] 乔纳森 · 卡勒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中的文学/(美)乔纳森·卡勒著;徐亮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8620-8

I. ①理… II. ①乔…②徐… III. ①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6651 号

理论中的文学

著 者 [美]乔纳森·卡勒
译 者 徐 亮 王冠雷 于嘉龙 郑 楠
项目编辑 范耀华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俞 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620-8/I·1987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The Literary in Theory

by Jonathan Culler

Copyright © 200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7-951 号

鸣 谢

本书中的论辩和分析文章历时有年。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里的大部分讨论都始于课堂或会议提交的论文。杂志编辑和其他读者的回应和反对推动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加工。在这过程中我欠下的人情债甚多，不是一句谢谢可以交待得过去的。在此我要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米克·巴尔、西蒙·布凯、冯·洽、雅克·库西尔、安伯托·艾柯、乔纳森·门罗、詹姆斯·费兰以及哈利·肖致以谢意，同时感谢许多虽未具名但提出绝对有价值的反馈的人。

米克·巴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催促我为斯坦福系列丛书《当代文化记忆》写一本书，她和亨特·德·弗里斯是这套丛书的编者。我很高兴最终完成了任务，感谢她对手稿的评论，我从中获益良多。我还要感谢在我最近出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建议的人。柯文·兰姆阅读了诸多内容并对书的增删给出了出色的建议。豪恩·索西以他广为人知的博学和智慧阅读并对书稿给予了评论。凯瑟琳·夏普为整理原稿以供出版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艾兹拉·菲尔德曼帮助校对，辛西娅·切西在出版过程的诸多节点上提出了批评意见，虽然并非每一个我都满意，但它们肯定有助于书稿的改进。我对所有这些同事，以及不具名的早期的读者和听众心存感激。

中文版序言

当下的理论

《理论中的文学》初版于2007年，书中开始的时候介绍了好多宣称或希望理论“已死”的出版物。当然，该书在导言中展开了争论，指出理论的对手之所以使劲宣称理论“已死”或“已过时”，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辩论击败它，而理论活得非常好，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但是，彼时看似真存在着一种大合唱，尤其是在英美世界，思想家们想借此宣称理论“已死”。

十年后，我有幸告诉大家，情况已经变了。没错，批评理论已不再像它曾经的那样新鲜：如果理论看起来不再是热点，那么是因为今天人文学科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研究计划是由某种理论框架支撑的，也是在某种理论框架中发挥作用的。理论越是变得无所不在，它本身就越不新鲜和特别。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看到理论指南的书籍正在激增，成为不仅对文学和文化研究，而且对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不可或缺的一种话语或一系列话语，取代了那些宣称理论“已死”的书籍。而且，我们不仅有理论指南和各种介绍性书籍，还有由诸理论界领军人物撰写的明确规划理论未来可能方向的出版物。

请允许我以新近出版的三部书为例。第一部书是简·埃利奥特和德里克·阿特里齐所编的《理论之后的理论》，它收录了本专业的各位领军人物的论文：

本书认为，理论远未死亡，它正在经历各种重要的转折，以应对当下最紧迫的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这本开创性的合集对理论的各种新方向进行了概述，收录了关于情感、生命政治、生物哲学、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文，以及对像庶民

研究、后殖民研究和伦理学这样的已被确立的领域的检验。^①

埃利奥特和阿特里齐把理论呈示为各种全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反驳了旧的立场并改变了思想家们的准则，但他们保留了理论的基本模式，即理论是要反驳和颠覆先前的思想方式，就像德里达、福柯或巴特勒一样。他们呈示了理论的各种新领域，比如思辨唯物主义，还呈示了新的重要人物，比如朗西埃和阿甘本。他们说，我们应该改变那种认为这样的人物对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观念，但他们指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物来作为对各种转型观念的速记。对他们而言，理论肯定未死，而是通过各种新的作者和新的立场扩展到各种新的领域去了。

与之相反，第二部书，即杰森·波茨和丹尼尔·斯托特这两位助理教授所编的《撇开理论》，问道：

现在理论能去哪儿？在其他声音关心它们理论的死活之处，《撇开理论》的供稿者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各种理论前瞻最好少关注“接下来是什么？”而更多地关注“还有什么？”本书的十四位杰出思想家不关注接下来的大事件，而是列出在理论的正典化时期被遗忘和忽略的思想线索。他们指出，知识的进步不必取决于新理论家和新理论地发现。^②

如果理论是一种混杂的文类，如果它所包括的著作在明显不属于它们的领域挑战和重新规划思想并取得成功，那么是因为从文学研究领域之外进行写作这种方式已经被文学研究中的人采用，这从他们对语言，或心智，或历史，或文化作出分析，提出关于文本和文化材料的新的见解，就可以见出。在此意义上的理论是不受限制的一系列写作，可以谈论太阳底下任何事情，所以对这些作者而言“还有什么”意味着激活曾经重要但现在被无视的思想家们：欧文·戈夫曼、C. L. R. 詹姆斯、恩斯特·布洛赫、I. A. 瑞恰慈、阿尔弗雷德·

^① 简·埃利奥特、德里克·阿特里齐编，《理论之后的理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杰森·波茨、丹尼尔·斯托特编，《撇开理论》，杜克大学出版社，2014年，封底。

诺斯·怀特海,以及20世纪早期的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对他们来说,挑战在于通过激活旧的思想家,重新审视理论正典,为思想提供新的路线。

第三部书是文森特·李奇的《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为理论与批评撰写编年史(他是《诺顿版理论与批评文选》的编辑,也是一整个系列的考察理论的书籍的作者)。《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宣称:

文学批评被认为处于后理论时代已经有十多年了。这种想法没用,像德里达、德勒兹与福柯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阿甘本与朗西埃这样的新晋作家的著作一直以来都处于文学研究的中心。《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探讨的是近来新理论方法的爆发性发展,已经可以看见理论中形成了一种复兴,它对今日人文学科的体制设置的重要性也昭然可见。^①

《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是一部论文集,结合了个人的反思,以及对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续命运的讨论,对批评理论中社会政治著作,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它绘制了一个图表,上面有十几个宽泛的领域,每一个都有6—12个分领域,再次为各种理论话语和计划的这种繁荣提供了证明,以至于它需要像这一样的各种指南和介绍。在详细记载理论远未终结的事实的同时,它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即指出如果理论曾经被构想为主要思想家们的一种有限的正典,它有可能为这些思想家所掌控,那么今天,各种理论方案和观点的激增把理论变成一个不再是人能够“涵盖”的有限对象,而是作为人文学科和人文类社会科学中任何种类的方案的基础的一系列思想模式。

在谈一谈《理论中的文学》所构想的文学与理论的关系这个话题前,我想为了那些对理论的现状感兴趣的中国读者而稍稍涉猎几个在我看来特别有趣的发展。

首先,出现了对美学的兴趣的回归,而美学在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忌讳的词:美学曾被看作过于精英化的词,被20世纪末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撇在一边。传统的美学概念,如艺

^① 文森特·李奇,《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14年,封套。

术天赋、艺术的自主性和普遍性及其固有的精神价值,与主体观念,以及各种不同的理论派别都努力抨击的把话语从社会力量中独立出来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但法国理论家雅克·朗西埃指出,没有美学就没有艺术:没有各种特殊的审美价值或视域,所谓艺术就会泯然众物,我们也可以说,就会掉落到各种消费品的汪洋大海中。^② 这在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话题,比如,倪迢雁在《我们的各种审美范畴:搞笑,伶俐,好玩》中对它的谈论就很有趣,这本书处理的是流行文化和高端文化两者,并联系到了像阿多诺那样的美学思想家。^③ 她论证说,这三个形容词意指我们熟悉的跨时代的三个审美范畴,它们能适用于一系列媒体,各种文类,既可以从情感上又可以从概念上加以形容;它们抵制体制化,特别是在帮助解释引人注目的“顺畅”这个概念的能力上值得称道,通过“顺畅”,据认为是反抗性的艺术把自己整合到消费文化之中。

朗西埃特别重要,因为他扭转了对美学精英化的批判。西方美学,即朗西埃所谓的“审美制度”,在19世纪初取代了从自亚里士多德那儿继承过来的他所谓的“表象制度”,后者是以文学和艺术的种类为基础的,是通过各种规则建构起来的,这些规则关注各种主题是否适合于艺术以及特定的表征途径。^④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些规则受到了挑战;此后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艺术或文学的主题。维克多·雨果写道,它把“一顶红色的帽子”——一顶革命的帽子——戴在旧词典上:这里不再有高尚的词和低俗的词。文学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革命是一项民主化计划,这项计划,朗西埃强烈提醒过我们,导致艺术与贵族的联系被打破,导致了博物馆的建立,以及各种普遍的审美教育计划。

今天,美学和民主化的各种问题跟新媒体的主题联系起来了。新的数码媒介世界、超文本以及电脑游戏提出了新的美学问题:特别是以完成形态的手工言语作品为标准的问题,因为电子形式使得文本变成可能会很容易变动的实例。幸运的是,这类问题不再被视为过时的或精英的问题。

其次,叙事学、叙事理论以及叙事结构的形式研究又再次活跃起来。后者曾经是结构

① 关于回归美学的问题,参见乔纳森·鲁斯伯格,《回归美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雅克·朗西埃,《美学及其不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倪迢雁,《我们的各种审美范畴:搞笑,伶俐,好玩》,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雅克·朗西埃,《缄默的言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方面,在一段时间里它成了人们不太关心的行当,不太活跃,但是最近又恢复了活力。新近的叙事学不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文学叙事上,而是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叙述、也为范围广泛的历史叙事留出了重要位置;在其中的—种研究里,它还试图利用认知科学描述涉及叙事进程的各种操作——这是可理解性的—个主要形式。^①

莫妮卡·富禄德尼克的《走向一种“自然”的叙事学》和里克·阿特曼的《叙事理论》是两种重要的叙事研究著作。^② 富禄德尼克不仅把小说中发生的,而且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讲故事想象作为研究中心,并且打破了一种基于情节的叙事学:对她来说,如果某人经历了某事,这事就可以成为一种叙事。她还试图在叙事学中吸收近来认知主义的著作,不抛弃叙事学传统的基本成就。阿特曼是著名电影理论家,他显然在着手建构—种新的叙事理论,它不是基于情节,也不太基于叙事的标准是—种不间断的情节线的假设,而是基于他所谓的“跟随”。—种叙事跟随—个角色或群体或—个与另—个之间的切换。所以,各种不同的叙事是根据它们不同的跟随样式(从—个场景或单位到另—个场景或单位的不同调节类型)加以区分的,它们产生了一个基本的类型系统:包括双焦点叙事、单焦点叙事,以及多焦点叙事。在编制这种真正基于普遍的叙事而不仅仅是文学叙事的叙事学过程中,阿特曼使用了许多生动的电影范例。这可以被视为今日叙事学的所谓交互模式论支派——对跨媒体叙事感兴趣,对不同的媒体感兴趣——的组成部分。阿特曼很巧妙地展示了他术语简洁的规划优于传统叙事学分析的各种长处,并且指出了进一步改良的起点应该是什么。

但最吸引我的是所谓的非自然叙事学——这是对富禄德尼克的标题的反动,但主要是反对古典叙事学的;古典叙事学假设,比如,—个叙事是对—系列事件的叙述,因而它涉及事件(发生了什么)与讲述(用来[以—种特定的观点]报道事件的话语)之间的根本区别。古典叙事学还坚持认为每一种叙事有—个叙述者,即使没有表现出来。

叙事学家向来就知道有很多叙事并不符合这个模式——叙事是这样的场所:由于种

① 参见大卫·赫尔曼,《故事逻辑:叙事的各种问题和可能性》,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莫妮卡·富禄德尼克,《走向—种“自然”的叙事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里克·阿特曼,《叙事理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种原因我们无法确定在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其中叙事的观点无法被理解为常人所有的那种,或者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种种界限在其中是被打破了的。识别这类反常现象是各种常规的叙事模型的功能之一,但由于这类案例在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中大量出现,所以新的非自然叙事学采用了非常明智的观点,它不把所有这类案例视为反常叙事,而是认为叙事理论应该使它自己去中心化,并把所有叙事都列入其视野范围。^① 那样,符合古典模式的叙事就可以被看作一种特例。非自然叙事学的起点是抵制模仿还原论,抵制那种我们可以通过基于现实主义参数的各种模式来使叙事产生意义的假设,所以它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具有前途的诗学分支,是对我们使各种怪异的文本产生意义的各种程序的研究,而怪异文本正与怪异行为和非自然的声音一起日益布满虚构的世界。

最后,还有一系列的理论计划可以集合在后人类的醒目标题下,后人类一般对长期以来作为人文学科标志的人类中心论观点持抵制态度。这些后人类方案相互之间常常关系紧张:

比如,生态批评致力于赞美自然,赞美修补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的努力,但是它不太赞成打破人与机器的区别的尝试,N.凯瑟琳·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就是这么说的,这本书记录了对人的理解上的一种变化:从自主的主体到日益复杂的循环反馈系统中的一个具体的节点。^② 这些系统(我们自己就是其一部分)现在还可以导航飞机、确定股票价格、搜寻信息以及主持各种其他事情,比起大脑所能做的,它要快得多。尽管为了种种目的我们仍然需要依赖各种传统观念,如个体,自由意志,以及动力,这些是启发性的虚构,我们试图通过重复的操作,用它们来理解一个其样态从漫无边际的背景下展现出来的世界。例如,我们称为人的东西,应该就是对来自各种加工系统和自然进程的各种特征的一个选择:生命和意识是加工后浮现的各种效果。

后人类的其他两个分支是探讨并抵制以各种不同方法把我们自己描绘成与动物有绝对差异的路径的人类-动物研究,以及最近的打破康德的体系结构的哲学尝试,它被称为

① 参见简·阿尔伯等编,《非自然叙事诗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2013年;简·阿尔伯等编,《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德古意特出版社,2011年;以及布莱恩·理查德森,《非自然叙事》,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

“对象导向的本体论”以及“思辨唯物主义”，试图脱离人的各种能力来思想各种事物构成的世界。^① 对象导向的本体论首先是一种主张，认为没有什么事物，当然也包括人，能够具有特殊的本体论地位；我们不能够认为各种对象，即使是人造的对象，就是为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必然被允许独立存在，不依赖于人的认知。把各种事物置于新的形而上学的中心，暗示着它们并不仅仅是为我们而存在的。

所有这些理论运动都与文学有关：生态批评当然与文学有关，自浪漫主义时期以后文学就歌颂自然，把它作为用来反对机器和城市世界的价值的来源。对人类-动物研究而言，文学中的对动物的表征，提供了一些极富想象的方式，来应对困扰着理论探索的悖论：在理论探索中，当我们向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各种分界发问时，我们倾向于把动物人类化，但这个倾向又相悖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坚持，动物具有我们照理说不能理解的他者性。劳拉·布朗认为，文学中的对动物的表征，摆脱了理论探索所面临的一些悖论，因为文学的各种造物在同时既是被人类化的，又是他者，它们“以一种从不同的方向来探索‘人类-动物关系’这个问题的方式，混合了倾向人类的冲动与疏远人类的冲动，混合了人类性与他异性”，摆脱了理论的二分法：文学是更多样的和更富有幻想的，因而更有助于对真正的他者性的探索。^② 对像凯瑟琳·海勒这样的后人类理论家而言，文学始终是像一种技术那样起着改变读者的认知的作用的，而现在在新的电子系统中，循环反馈能够使文本与读者在不同层次上互动以持续激发并相互规定彼此，在读者执行它们的时候改变文本。更重要的是，电子文本能够引发对文学作品的再塑造，就像用来演奏的乐器或玩的游戏。更多地关注事件和评价是否会引起电子时代里的美学的民主化？海勒本人，在关注涉及电子文学的各种不同模式的互动或协调的同时，强调这些新的文本模式的功能与传统文学作品之间的连续性，后者也可以被看作能够演奏的乐器和改变意识的手段。最后，对于对象导向的本体论而言，在想象非人视角方面做得最多的正是文学，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

① 参见伊恩·博古斯特，《异化现象学，或成为事物会怎样》，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2年；甘丹·梅亚苏，《有限之后：论偶然的必要性》，瑟伊出版社，2006年；以及史蒂芬·夏维罗，《事物的宇宙：论思辨现实主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劳拉·布朗，《无家可归的狗与闷闷不乐的猿：现代文学想象中的人与其他动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德里达有一个重要的陈述，参见《动物故我在》，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构想对象客体对人拥有特权而人的视角在其中缺席的世界方面,点子最多。一位圣母大学的年轻学者凯特·马歇尔所撰写的即将出版的著作《外星人所写的小说》,说出了在文学学者看来更为具体的观点。这使我们意外地再次回到非自然叙事学,因为想象各种非人的叙述者或非人的视角,是小说的一个主要虚构手段,它可以因与严肃探讨的哲学运动有关而获得新的尊重。

最近这些各不相同的发展以各种方式诠释了《理论中的文学》所探讨的总观点。书的标题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如我所解释的,我首先把理论当作一个话语空间,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当作一个领域,文学研究就是在里面发生的。文学研究始终处在理论之中,因为在文学研究里存在着各种理论话语,它们被用来识别各种可能的计划,并且提供研究和论证的框架。但是这个标题也意指我对一种探索的承诺,所探索的是文学是怎样不仅在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上,而且在文学技巧、文学程序、文学效果的意义上,在总之其存在不局限于通常被认定为文学的写作的意义上,为理论作出贡献,影响理论话语的。这个观点在第1章,也就是“理论中的文学”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而在“各种概念”部分也兴致勃勃地讨论了说明诸如文本或述行,或全知这样的概念的文学实例对理论反思作出贡献的方法。一个目标是清楚说明文学在理论中的作用;另一个目标是把理论拽回到文学这儿。

就如我在理论和批评的某些最新发展的个案,诸如人类-动物研究、生态批评、对象导向的本体论中提到的,文学作品被证明是包含了想象性地思考各种理论问题的丰富资源。诗歌和小说有助于思想。对于诸如身份或行动的本质这类老问题而言,这也是确切无疑的;这些老问题在小说里常常比在社会学话语中得到更好的解释。

各种迹象表明,文学对理论反思的中心性作用正在愈益得到认可。新进文学研究最出色的著作之一是夏洛琳·列维尼的《诸形式:整体,韵,等级制,网络》,这本书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最佳文学批评图书奖,它的主题也在重要的杂志《美国语言学会》2017年秋季号中获得了延展讨论(共有九篇文章)^①。《诸形式:整体,韵,等级制,网络》以文学形式为它的探讨的起点:

^① 《理论与方法论:论夏洛琳·列维尼的〈诸形式:整体,韵,等级制,网络〉》,《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132期第5辑(2017年10月),第1181—1243页。

怎样把形式与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历史的语境联系起来。卡洛琳·列维尼认为各种形式不仅组织艺术作品,而且也构造政治生活——以及我们了解艺术和政治学二者的尝试。诸形式不可避免地并且常常令人烦恼地构造了我们经验的每一个方面。然而,形式并没有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把命令强加于人。多种复杂的外表、样式以及安排,以重叠乃至相互冲突的方式产生了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各种社会景象,它们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常规分析模式发出挑战,并搅得它们烦乱不安。^①

这应该是对文学在理论中的作用问题所发表的最新观点了。

参考文献

简·阿尔伯等编,《非自然叙事诗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2013年。

简·阿尔伯等编,《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德·古意特出版社,2011年。

里克·阿特曼,《叙事理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伊恩·博古斯特,《异化现象学,或成为事物会怎样》,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2年。

劳拉·布朗,《无家可归的狗与闷闷不乐的猿:现代文学想象中的人与其他动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0年。

德里达,《动物故我在》,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简·埃利奥特、德里克·阿特里齐编,《理论之后的理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1年。

莫妮卡·富禄德尼克,《走向一种“自然”的叙事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

大卫·赫尔曼,《故事逻辑:叙事的各种问题和可能性》,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森特·李奇,《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14年。

卡洛琳·列维尼,《诸形式:整体,韵,等级制,网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乔纳森·鲁斯伯格,《回归美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

凯特·马歇尔,《外星人所写的小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出。

^① 卡洛琳·列维尼,《诸形式:整体,韵,等级制,网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封套。

甘丹·梅亚苏,《有限之后:论偶然的必要性》,瑟伊出版社,2006年。

倪迢雁,《我们的各种审美范畴:搞笑,伶俐,好玩》,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

杰森·波茨和丹尼尔·斯托特编,《撇开理论》,杜克大学出版社,2014年。

雅克·朗西埃,《美学及其不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雅克·朗西埃,《缄默的言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

布莱恩·理查德森,《非自然叙事》,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史蒂芬·夏维罗,《事物的宇宙:论思辨现实主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4年。

《理论与方法论:论卡洛琳·列维尼的〈诸形式:整体,韵,等级制,网络〉》,《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132期第5辑(2017年10月)。

(徐亮 译)

目 录

鸣谢

中文版序言 当下的理论 / 001

导言 / 001

理论

第一章 理论中的文学 / 019

第二章 小说与民族 / 036

第三章 抵制理论 / 062

各种概念

第四章 文本概念的演变 / 085

第五章 符号：索绪尔和德里达论任意性 / 101

第六章 述行 / 118

第七章 阐释：保卫“过度阐释” / 144

第八章 全知 / 160

各种批评实践

第九章 坏的写作与好的哲学 / 179

第十章 批评的写作 / 195

第十一章 文化研究 / 211

第十二章 比较文学 / 222

译后记 / 233

导 言

理论已死，我们被这样告知。近年来报纸和杂志似乎很高兴宣布理论之死，学术出版物也加入了这一大合唱。论“高端理论的终结”的各种文章，以及冠名为《理论之后》，《理论之后的生活》，《理论还剩下什么》，以及《理论之后的阅读》的书非常流行，只有少量的书籍冠以《理论的未来》或《理论很重要》这样带有乐观信息的标题。理论的对头们长期以来就在试图宣布理论已死，他们刻意绘声绘色地描绘这死亡；但这样的标题不只出自理论的对头之手。由于对绰号“理论”的各种回应活动在人文学科中已不再是新近之事，理论家们自身不想成为过去的卫道士，就马上谈论起诸如理论之后的理论，后-理论等等来了。这一美国式爱好——“在堪萨斯城一切都是最新的”^{*}——甚至也曾是所谓高端理论的全盛期的标志，那时结构主义刚刚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那些作为结构主义主要代表的理论家们——巴尔特、拉康、福柯——就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者，以便他们可以代表某些更新的东西。^①

但是在大学文学系任职的所有人现在能够感受到的极为突出的事实是，理论未死。在一个职位会吸引数以百计的申请人的严重供过于求的学术求职市场上，通过阅读各种求职报告，我们就可以了解文学研究的状况，能够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理论无处不在。甚至以前不受理论影响的或抵制理论的，像中国研究或中世纪研究这样的领域，现

^{*} 美国20世纪早期音乐剧《俄克拉荷马》中的歌曲“堪萨斯城”里的歌词。——译注

^① 当然，这一重新命名也与下述事实密切相关：把这些结构主义思想家引进美国时最著名的早期事件，即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题为“批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会议，是以先前不为人知的雅克·德里达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概念”所作的批判结束的，这赋予会议以特色。因而，列维-施特劳斯后来没有转向后结构主义，而巴尔特和拉康（二者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则肯定转了。